

徐氏醫石

書卷

言醫選評

書卷

卯

潛齋醫學叢書十四種

四明膏炳章校

醫
砭



云芻言者謙詞也際此醫學荒蕪之日非此書無以砭俗尚之錮習宜易其名曰醫砭昔徐氏嘗著醫貫砭專砭崇信醫貫之病吾名此書為醫砭則醫之通病胥砭醫而受砭則病去醫必病去而後可以去人之病醫而不受砭則病錮醫之病錮而謂能去人之病不已悖乎不知吾子以為何如余讀而韙之頃至宜黃携示楊素園大令歎曰洵時師之藥石也何可久秘帳中耶爰附管窺付諸梨棗惟我同志幸毋諱病而拒砭庶期共濟生民於壽域是作者暨先生之厚望焉

道光三十年庚戌春二月杭州王士雄書於貴溪舟次

徐靈胎先生傳

乾隆二十五年文華殿大學士蔣文恪公患病 天子訪海內名醫大司寇秦公首薦吳江徐靈胎 天子召入都命視蔣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 上嘉其朴誠欲留在京師効力先生乞歸田里 上許之後二十年 上以中貴人有疾再 召入都先生已七十九歲自知衰矣未必生還乃率其子熾載扁枹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 天子惋惜之賜帑金 命熾扶輿以歸嗚呼先生以吳下一諸生兩蒙 聖天子蒲輪之徵巡撫司道到門速駕聞者皆驚且羨以為希世之榮余舊史官也與先生有撫摩之好急思采其奇方異術奮筆書之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倉猝不可得今秋訪熾於吳江得其自述紀略又訪諸

醫苑目次

序

傳

原引

補劑

用藥

中風

咳嗽

吐血

中暑

痢疾

陰證

老人

婦人

小兒

外科

治法

製劑

煎藥服藥

延醫

秘方

詭誕

宗傳

序

無棟張柳吟先生邃於醫學與余交最深曩於天口道上草霍亂論稿乃先生鑑定者繼又為余編次甲辰治案題曰仁術志而序以待梓別後寄示手訂洄溪慎疾芻言一冊且

吳人之能道先生者為之立傳傳曰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涸溪老人家本望族祖
欽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
至舞刀奪槊勾卒羸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盲能呼肺腑與之
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愴心駭帖帖
訥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近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
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喏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
繞作祟忽見黑人為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為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
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近驚以為神張雨村兒生無皮見者欲
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理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
任氏婦患風痺兩股如鍼刺先生命作厚褥遣強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叫號
不許放鬆以汗出為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聞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
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複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其與人角伎當胸受傷
氣絕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愬公未遇
時胗脈而知其必貴能孝輝強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其
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廣額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為奇男子少時留心

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濬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工省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真下流所當開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大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洄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太湖奇峯鱗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經釋醫學源流等書凡六種其中鈎剗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非久行於世子熾字榆村儂嘉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垣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贊曰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存藝於何有人但見先生藝精伎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葬枯槁乏造修輿梁見義必為是據於德而后游於藝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遣鬼神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挖舟直詣洄溪旁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名紙一投蒙奮門

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雞黍為懽清談竟日贈丹藥一丸而別故人李萼溪迎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人來此一見費黃金十笏矣其為世所欽重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平素意合故采其嘲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錢塘袁枚撰

張按近耕石所服二方先投者附子霹靂散繼飲者當是白虎湯文中作天生白虎湯恐有傳謠蓋天生白虎湯乃西瓜之別名如果以西瓜汁為治當云再灌以西瓜汁不當云再飲以湯識此以質博雅君子

原引

余弱冠時家多疾病先世所藏醫書頗多因隨時翻閱不過欲稍識方藥而已循習漸久乃上追靈素根源下沿漢唐支派如是者十餘年乃注難經又十餘年而注本草又十餘年而作醫學源流論又五年而著傷寒類方五十年中批閱之書約千餘卷泛覽之書約萬餘卷每過幾時必悔從前疎漏蓋學以年進也乃世之醫者全廢古書隨心自造以致人多枉死目擊心傷數年前曾作芻言一冊欲以醒世而鮮克聽從竊思生長

聖朝毫無益於此世而半生辛苦雖有著述幾種皆統談醫學無驚心動魄之語足令人豁然開悟因復嘔心挫骨即芻言原本更加痛快剖悉實因悲憫填胸不能自己願覽者諒其苦心虛懷體察以之治人則敬慎可以寡過以之治己則明哲可以保身冀遇信從

之有人庶綿斯道於一綫

乾隆丁亥秋七月巧日涇溪徐靈胎識

張按徐氏所注本草及醫學源流論傷寒類方蘭臺軌範俱蒙

御賜入四庫全書

醫砭 原名慎疾齋言

徐靈胎先生著

海豐張 鴻信堂補輯

後學王士雄孟英參訂

補劑

學問之道必由淺入深從未有淺近不知而專求怪術盡善不思即於前方損益萬要无不可不慎也夫所謂淺近者如傷風則防風荆芥感斃力厚之品大反前轍必至害不傷食則山查神麴傷暑則香薷廣霍瘧疾則柴胡湯加濕燥火為外因喜怒憂思悲驚恐勞湯加減小兒則異功散加減此皆歷聖相傳之定法千古不能易也至於危險疑難之證則非此等藥所能愈必博攷羣方深明經絡實指此病何名古人以何方主治而隨症加減今則以古聖之法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陽虛陰虛肝氣腎弱等套語概之專用溫補以致外邪入裏馴至不救間有稍馴謹之人起病時仍用切近之藥一二劑未即有效即轉而改用溫補不思病之中人愈必有漸不可因無速效而即換方也况所服之方或未盡善不思即於前方損益萬要而遽求變法又不肯先用輕淡之劑探測病情專取性雄力厚之品大反前轍必至害不旋踵總由胸無定見之故當思人之有病不外風寒暑濕燥火為外因喜怒憂思悲驚恐為內因此十三因試問何因是當補者大

凡人非老死卽病死其無病而虛死者千不得一。況病去則虛者亦生病留則實者亦死。若果元氣欲脫雖浸其身於參附之中亦何所用。乃謬舉內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氣虛固當補矣所湊之邪不當去耶。蓋邪氣補住則永不復出重則卽死輕則遷延變病或有幸而愈者乃病輕而元氣漸復非藥之功也。余少時見問疾者聞醫家已用補藥則相慶病者已愈今則病勢方張正羣然議進參附熟地豈不可駭其始也醫者先以虛脫嚇人而後以補藥媚人浙江則六味八味湯加人參麥冬等藥江南則理中湯加附桂熟地鹿茸臍帶等藥蓋是人習聞以為我等不怕病死只怕虛死所以服補而死猶恨補之不早補之不重并自恨服人參無力以致不救醫者虛脫之言真有先見之明毫無疑悔若服他藥而死則親戚朋友羣詬病家之重財不重命死者亦目不能瞑醫者之罪竟不勝誅矣所以病人向醫者述病必自謂極虛而旁人代為述病亦共指為極虛惟恐醫者稍用攻劑之劑以致不起或有稍識病之醫卽欲對證擬方迫於此等危言亦戰戰兢兢擇至補之藥以順其意既可取容更可免謗勢使然也此風之起不過三十餘年今則更甚不知何時而可挽回也

張按所列傷風暑瘧婦人小兒淺近之法原為輕淺之證舉其大略如此非謂凡此諸證不論何因有無夾雜悉以此法可為枕秘也醫學不若是之易讀者毋以詞害志觀

後論暑各條可見。至於瘧疾。素問既分六經。又分藏府。並不泥定少陽一經。故沈絳云。今人治瘧。必用柴胡湯。若非此湯。卽不足以爲治者。故致展轉淹滯。變生不測。竟能殞命。則知瘧本非死證。惟概以柴胡治瘧者。殺之也。夫柴胡爲少陽表藥。若其瘧果發於少陽。而以柴胡治之。無不立愈。若係他經用之。則必令他經之邪展轉而入少陽。遷延以斃。乃旣死。猶曰柴胡爲治瘧主藥。吾開手卽用之。不知其何以死。病家亦以柴胡治瘧而竟不效。真其命之當死也。彼此昏迷。不得一悟。良可浩歎。

又接浙江之六味八味湯。此風至今不息。又惟紹興爲尤盛。蓋恪守景岳。不啻齊人知管仲也。山陰之下方橋。有陳姓世醫。頗著盛名。求診者踵相接。而一脈相傳。不問何病。僅此二方出入。乙未夏。余僕鄭九幾爲所殺。然其門如市。數世不衰。人情畏虛。補死無怨。真誅心之論也。

雄按小柴胡湯。柴半各八兩。以今準之。各得六錢零八釐。參草苓薑各三兩。準今各得二錢二分八釐。大棗十二枚。以水一斗二升。準今則八合零四杪。煮至減半。去滓再煎。至減半。夫煎而又煎。僅取四分之一。其湯之濃郁甘柔可知矣。喻氏謂和劑取其各藥氣味之相和。余謂和者。取其氣緩味厚。斯爲補正托邪之用。故惟風寒正瘧。可以按法而投。則參甘薑棗補胃滋營。半夏利其樞。柴苓解其熱。病無有不愈矣。卽今人於瘧發。

之先飽噉羊肉酒飯亦能取效。因風寒自表而受胃府空虛仍能安穀。譬諸邊峰可以發糧帑而命將也。若溫熱暑濕之時。應邪自口鼻而受。病從裏發。肺胃之氣窒塞。先以痞悶惡穀。譬諸內患。必須清宮禁而搜伏也。病形雖似證因迥殊。苟不辨別而執小柴胡湯以為治。則參甘薑棗之溫補。壅塞助邪。必致液涸神昏。即不用全方而專以柴胡治瘧。亦惟時邪不重而外挾風寒者始可見功。尤必隨證之佐使得宜。庶無他變。此倪涵初之三方。所以愈病者稀而加病者多也。不但此也。每見粗工治瘧。不究病因。輒以薑棗湯飲之。因而貽誤者不少。羊肉亦然。凡屬時邪化瘧。雖愈亦勿遽食。蓋傷寒有五。瘧亦有五。不過重輕之別耳。傷寒惟感寒即痛者為正傷寒。乃寒邪由表而受。治宜溫散。尤必佐以甘草薑棗之類。俾助中氣以托邪外出。亦杜外邪而不使內入。儻邪在半表半裏之界。或所感邪氣較輕。不為傷寒而為正瘧者。其脈必絃。並以小柴胡湯和解為主。方設冬傷於寒而不即病。則為春溫夏熱之證。其較輕者。則為溫瘧。瘧瘧軒岐仲景皆有明訓。何嘗概以小柴胡湯治之耶。若感受風溫濕溫熱之氣者。重則為時感。輕則為時瘧。今世溫熱多而傷寒少。故瘧亦時瘧多而正瘧少。溫熱暑濕既不可以正傷寒法治之。時瘧豈可以正瘧法治之哉。其間二日而作者。正瘧有之。時瘧亦有之。名曰三陰瘧者。乃邪犯三陰之經也。不可誤以為必是陰寒之證也。醫者不知五氣皆能為

瘧顛項施治。罕切病情。故世人患瘧多有變證。或至纏綿歲月。以致俗人有瘧無正治。疑為鬼祟等說。惟葉氏精於溫熱暑濕諸感。故其治瘧也。一以貫之。余師其意。治瘧難愈之證。曩陳仰山封翁詢余曰。君何治瘧之神乎。殆別有祕授耶。余謂何祕之有。第不惑於悠悠之謬論。而辨其為風溫為濕溫為暑熱為伏邪者。仍以時感法清其源耳。然溫瘧暑瘧。雖宜涼解。尤當辨其邪之在氣在營也。繆氏善治暑瘧。而用當歸牛膝鱉甲首烏等血分藥於陽明證中。亦屬非法。若濕溫為瘧。與暑邪挾濕之瘧。其濕邪尚未全從熱化者。用藥極要斟酌。而時瘧之外。更有瘀血頑痰腳氣肝火營衛不足陽維為病等證。皆有寒熱如瘧之象。最宜諦審。拙案中諸治略備。不辭饒舌。附贅其概於此。願司命者少加垂意。慎毋囿於小柴胡之死法。而統治四時五氣之活瘧。則幸甚矣。

又按病去則虛者亦生。病留則實者亦死。真千古名言。蓋人者氣以成形耳。法天行健。原無一息之停。惟五氣外侵。或七情內擾。氣機窒塞。疾病乃生。故雖在極虛之人。既病既病。即為虛中有實。總宜按證而施。宣通消解之法。一味蠻補。愈闕氣機。重者即危。輕者成錮。奈醫家目不識病。開口言虛。病者畏死貪生。藥於從補。是以貧人無力服藥。得盡其天年者多。若富貴人之死於溫補。則十居其七八也。迷而不悟。覆轍相尋。誠如徐氏所言。讀此可為痛哭。

又按崔氏八味丸用桂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乃溫化下焦寒濕之劑也用桂枝者金匱名腎氣丸治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及婦人轉脬不得溺又云短氣有微飲服此使從小便去三證雖殊其為溫通腎氣以行水則一也重用地黃為之駕馭者庶寒濕水飲之邪去而真陰不傷耳後賢廣其義以治關門不開聚水成腫得其旨矣其下焦有濕熱者則去附桂為六味丸甚則加知礬然皆與上中之病無涉也且並非主治諸虛人人可服之藥用者審之又金匱云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亦一斗腎氣丸主之後人遂謂消渴有寒證且引內經心移寒於肺為肺消飲一溲二者死不治以為口實而極言專主清涼之謬舉世惑之莫敢掉鑿惟南海何西池曰此雖亦名消渴而實非消渴金匱所言乃因其人命門火衰不能蒸動腎水與脾胃中穀氣以上達於肺故上焦失潤而渴其所飲之水未經火化直下膀胱故飲一溲一其味不鹹腎氣丸以壯其命門之火如釜底加薪則水穀之氣上騰蒸為潤澤也然此證止因水不上滋而渴非如盛火之焚灼則其渴不甚飲亦必不多其謂飲一斗溲一斗者乃合計之詞非言每飲輒一斗也其與熱證之大渴引飲不止者安得無殊耶且腎熱則小便如膏腎寒則小便清白又自有辨也至內經所言心火衰微反為水冷金寒之化不特所飲之水無氣以化且併身中之津液亦無氣提攝相併下趨而成飲一溲二之證

則肺氣之消索已甚。尚何大渴大飲之有。似皆不當名以消渴。致後人涇渭不分。動手溫補。熱證逢之。不死何待。此字真戴人所為大聲疾呼而痛詆其非也。余謂此辨最為精切。故於醫政中錄出。以為後人矩矱。第世人喜服溫補。不獨吾浙為然。如江西文物之邦。人才蔚起。惟於醫學則鄙陋尤甚。喻嘉言是其主著書。反不行專奉薛新甫趙養葵二家為主。指不拘病證。凡方中無附桂鹿茸薑黃故紙等味者。人皆不肯沾唇。是以建昌郡城有專售附子一物之行。此說向聞之吉安宋渭川。履尹初尚疑其言之過實也。今至撫州。目擊信然。因謂宜黃邑侯楊素園曰。君既精於醫。而官於此。正可力挽頽風。登民壽域。楊侯颺頰云。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梔子黃芩畏之如虎。石膏知母視之若砒。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既不能導之以政。又不可齊之以刑。官其如彼何哉。而此間頗有著述。無非薛趙二氏之唾餘。且謂黑錫丹可以久服。其議論大率類此。所以溫熱病從未聞有一人得生者。余謂此則喻氏亦不能辭其責也。寓意草醫案冠絕古今。而金鑑病少陰傷寒於春月治法。熱入扣亢為仲聖真傳。奈嘉言誤指為溫。立言偶失。其書雖不行於其鄉。而此一大錯。竟成鐵鑄。諒鄉人必熟聞之矣。黃紫垣明府云。吾鄉以附子為必用之常品者。良由水土之氣較寒耳。余曰不然。界接粵閩。冬無霜雪。夜皆早放草木蕃滋。地氣較江浙尤煖。其慣服熱藥死而無悔者。正徐氏所謂死後人必冷也。

素園聞之捧腹。

用藥

醫道起於神農之著本草以一藥治一病但一病有數證統名為病如癰疽之類分名為服痛後之聖人取藥之對證者合幾味而成方故治病必先有藥而後有方方成之後再審其配合之法與古何方相似則云以某方加減並非醫者先有一六味八味理中等湯橫於胸中而硬派人服之也至其辨證用藥之法如有人風寒痰食合而成病必審其風居幾分寒居幾分痰食居幾分而藥則隨其邪之多寡以為增減或一方不能兼治則先治其最急者所以無一味虛設之藥無一分不斟酌之分兩也況醫之為道全在自考如服我之藥而病情不減或反增重則必深自痛懲廣求必效之法而後已則學問自能日進若不論何病總以幾味溫補投之愈則以為已功死則以為病本不治毫無轉計此則誤盡天下而終身不自知也又其所名成方者用柴胡一味即名柴胡湯用大黃一味即名承氣湯於古人製方之義全然不知隨其口之所指而已其醫案則襲幾句陰陽虛實五行生剋籠統套語以為用溫補之地而文人學士又最易欺見有陰陽五行等說即以為有本之學深信不疑其人亦自詡為得醫學之捷徑將千古聖人窮思極想所製對症之方數千首皆不必問而已稱名醫矣夫醫者欲道之行相習成風猶無足怪獨是閒居